

原來， 這就是愛

撰文・繪圖 | 余秀芷



上坡，壓低身子；急陡坡，轉身、倒退……我在一條名為「深海的空間」的路上，如人魚般悠遊於其中，轉身、單煞，俐落的S型穿越前方低頭抓寶的魚（人）群，以優雅的姿勢，閃躲沿路的重重障礙。

「很抱歉，我們沒有另一個出入口，也沒有斜坡。」門前的三個階梯，終究還是將我阻擋下來，朋友與我站在店門前一陣尷尬，不想掃興的我，深吸一口氣，壓抑著恐懼讓服務生扛我進去。

有那麼一段時間，不再想面對這樣的窘境，我委婉地拒絕沒有「無障礙設備」的聚會邀約。而愈來愈狹隘的人際關係，反映著台灣社會對無障礙概念的貧瘠。

世界很大，沒有理由退縮

蕃薯教練是我在台東認識的飛行傘教練，也是帶著我飛上天空的第一個人。當年，整個教練團一起思考：怎麼讓無法助跑、降落踩地的我可以飛上天。他們不斷地模擬狀態，設計輔具，找尋出兼顧安全與舒適的方法，帶我安全飛翔。但這些研究的過程，在北部的我都無法參與，每當我丟出焦慮的疑問，蕃薯教練只是爽朗的說聲：「沒問題，這個交給我們。」

直到準備起飛那天，我終於到達飛行場和專業的教練團見面。他們讓我坐上飛行傘專用坐墊。當我焦慮著該怎麼助跑起飛時，教練們站在我的左右兩邊，開始為我解說起

余秀芷

漢聲廣播電台主持人、專欄作家、演講者。

18年前因病癱瘓，透過書寫抒發心情和傳遞理念。

走出內心的陰暗後，才發現有障礙的環境才是身障者真正的困境。

期待坐著輪椅也能回到原本的世界。

飛降落的流程。蕃薯教練為我介紹了今天擔任我左右腳的兩位教練，因為我的雙腳無法使力奔跑，於是由他們來擔任我的雙腳，拉起左右邊的坐墊。教練們告訴我：「不用擔心，我們會幫妳助跑；等一下要降落時，我們會在降落場等妳；最後踩地時，我們會當妳的雙腳。」

接著，他們專注地看著前方，直到起飛場揚起了一陣南風，「跑！」原本寧靜的起飛場在蕃薯教練這一聲令下，開始動了起來，前面的景象如快轉般移動、變化，上一刻我被抬起，眼前只有教練劇烈搖晃的背影，以及充滿士氣的喊叫聲：「跑、跑、跑、跑……好！」突然間被拋入一片蔚藍空間，世界寧靜了下來，在還來不及搞清楚情況的當下，我起飛了，像隻鳥一樣。

飛翔原來可以這麼簡單！像隻鳥一般的飛翔後，心也被這片天空征服了。蕃薯教練說：「世界是寬廣的，屬於任何人的，你必須主動走向它。」之前，因環境被拒絕是簡單的；害怕被拒絕而放棄出門，更是輕如鴻毛的決定。現在，即使被拒絕，我也不輕易退縮。

愛是體貼的理解差異

隔年，蕃薯教練正在翻修他們的房子。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再到台東，而

他們也不讓我看到任何裝修的照片，說是要給我一個驚喜。直到新居落成，我到台東去祝賀蕃薯教練，就在車子緩緩開往蕃薯教練家，映入眼簾的是讓我又激動又驚訝的畫面——就在蕃薯教練家門前，有一個無障礙斜坡，和緩的延伸到家門；而屋裡有一個房間設計成無障礙房，沒有門檻的房內，有著輪椅可進出的廁所。

蕃薯嫂站在門前笑著說：「這裡就是妳的家，隨時都歡迎妳回家。」左右鄰居們這才恍然大悟地明白，原來這無障礙斜坡，是因為輪椅的需要。而對於我這個沒有血緣的家人，卻深刻感受到蕃薯教練一家給我滿滿的愛。

在這之後，飛行傘教練們紛紛在自己的工作場域設置無障礙。路西法教練的居酒屋開幕，我見到了無障礙廁所，與門前的斜坡。蔣哥的音樂 PUB，有著寬敞的空間與無障礙廁所，有許多輪椅使用者會來這裡聽音樂或者開慶生會。

台東想飛教練團，因為一次飛行結下深刻的緣分；也因為相互理解，而改變了環境；更因為如同家人般，使我深刻感受到：愛的給予是存在對方的需求上，不刻意也不委屈。愛，不是因為我的不同而需要被特別處理、隔離對待。愛，是讓我的不同能與他人息息相關，能與世界緊緊相扣。